

现代都市财经小说

# 虚幻之城

〔日〕高杉良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现代都市财经小

# 虚 幻 之 城

〔日〕高杉良 著

陈多友 译

文化艺术出版社

# 虚幻之城

[日] 高杉良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 出版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印刷二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875 字数 212,000 字  
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9-1855-1/I·794

定 价:14.50 元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人事左迁 .....      | 1   |
| 第二章 | 粘合的结构 .....     | 46  |
| 第三章 | 两位 MaSako ..... | 82  |
| 第四章 | 情 事 .....       | 114 |
| 第五章 | 笼络工程 .....      | 138 |
| 第六章 | 决 心 .....       | 165 |
| 第七章 | 妻子的过去 .....     | 201 |
| 第八章 | “依愿去职” .....    | 228 |
| 第九章 | 崩溃感觉 .....      | 260 |

## 第一章

# 人事左迁

---

每每想起它，一种令人颤抖般的感动便在体内复苏。

“田崎君吧，你辛苦了！”

大和公司总裁亲自读毕表彰状后把它连同一份红包一起递向田崎，并加了这一句。田崎弯腰去接，总裁便腾出右手来与他握手。田崎怯生生地把手伸了出去。两人用左手支起大得出奇的表彰状，右手交错放在上面。田崎抬起头时，总裁手掌更加用力，力气大得惊人；他以炯炯有神的目光凝视着田崎。身材修长的田崎面对台上的总裁尚有几分居高临下的姿态，于是他下意识地屈下身体。

“你辛苦了！请为公司多努力！”

总裁再次用悦耳的声调说道。

田崎感动得热泪盈眶，本想说声“谢谢”，但却没说出口。

震聋发聩般的掌声响彻在大和矿油总公司的礼堂，久久不绝于耳。

田崎每当面对干式排烟脱硫装置时，表彰大会日那盛大的光景便浮现在眼前。

虽然已过去3个月了，但是，4月份的某日，代表工程队被请到东京总公司参加优秀职员表彰仪式时的感激之情依然原封不动地充溢在田崎的胸腔。回想起来，进公司已届7年，能够如此接近已是迎来喜寿（77岁寿辰——译者注）的大和总裁，这还是第一次！

银白色的长眉，发髻般垂在脑后的白发、深陷的眼窝、面颊附近的黑斑，紧凑的面庞以及大得有些不相称的福耳；不管哪个部位都渗透着岁月的沧桑，但是，在高尔夫球场上被灼黑的脸庞上依然闪烁着光泽，在田崎看来，他真有些仙风道骨。

在那座反应塔附近与他亲自开发的触媒辉映成趣的是不可胜数的崭新巧思——仰视着在夕阳中熠熠生辉的银白色反应塔，田崎的脸上也漾起自豪的神情。

“如果对重油直接脱硫，那么每降低0.1%的硫磺成份，平均每公升就要增加数百日元成本，因此，很不划算。但是，如果采用这种干式排脱法，重油的成本会大大地下降。所以，本公司拟向电力公司等方面提供此项排脱技术，请他们把C重油当做燃料油使用。如果能以此为契机、放弃焚烧原油，就会给我国的资源平衡上带来重大利益，也就是说，可以满足国家性的需求了。”

董事所长高桥按照田崎的指导，一边偷看备忘录一边尽力地

做说明。

“这样，日本的天空就会更明媚了吧?!”知事落落大方地说道。意识到电视台摄像人员在场，他用力挺了挺胸部。他作派也极到位：身着炼油所为来宾、参观人员准备的蓝色罩衫，头戴黄色安全帽，浑身上下装束得有板有眼。

县环境部长轻轻地走过去，与知事并肩坐下。所长也煞有介事地凑过身去像要挟住知事。

“您所言极是。”

“不用担心二次公害了吧?!”

高桥所长似乎对知事的提问始料未及，忙用眼神示意田崎解围。

由于太注重与自治体、地域居民的对话、融合，作为地方对策，近来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倾向：即各个企业都要为场长、所长们配备善于周旋的事务员。高桥也不例外，他自我感觉良好，极其热衷开宴会。

田崎为避开电视台摄像员，绕到了知事背后，但是，还是露出了脑袋，因此只好望着脱硫装置做说明。

“已除去的  $\text{SO}_2$  可以以固体硫磺的形式回收。根本不用担心因触媒的再生、活性炭的处理等引起的二次公害，而且也不会产生棘手的副产品。触媒的寿命不再生可达1年以上，这也是本工艺的特点之一。”

“已运作多长时间了?”

知事转过颈部以眼睛的余光仰视着田崎。

“已有5个月左右。到目前为止，运作上尚未出现问题”。

“也就是说已完全走上正轨了吗?”

“是。”

高桥与田崎同时点头道。

报道队伍陆续地撤退了。看到这种情形，知事似乎随即对排脱装置失去了兴趣，便摆出架子向高桥和县环境部长说道：

“很受启发。”

他取下安全帽递给高桥，然后用手帕揩脸上的汗水。

安全帽擦成四层交到了田崎手上。

高桥举起手向停在身后待命的小车发出信号。

“在酷暑中有劳您了！”

高桥深深地垂下头后，车门便打开，同时司机也到位了。

知事和环境部长乘上车，知事的秘书和高桥坐到了助手席上。在烈日下曝晒，酷热难当，每个人脸上都渗出了汗水，但是一接触到车内的冷气，他们便放松了面部神经。

田崎脱下安全帽鞠躬施礼，目送小车驶开。灰色的短袖工作服汗浸浸的。看看表，已是下午2时40分。

去炼油所事务所接待室稍事休息，然后就要去参加预定3时在体育馆开幕的竣工典礼仪式。据说参加这次典礼的有本地出身的众参两院议员、通产省、自治省的有关局长、科长、班长、自治体的知事、市长及负责部门的部科长，另外还邀请了县议会议员、市议会议员以及交易银行、建设业者，新闻报道部门等参加。服务人员逾千人。因此，这是一次盛大的派对。县知事访问炼油所，本来不在竣工仪式的议程内。说起来这事纯属偶然：由于日程变更县知事无事可做，县环境部长为了献媚，便突然安插了这么一个节目。真不愧高桥所长等炼油所干部们平日周旋有方，转瞬间本地报纸、中央报纸支局、电视局都已联络妥当。由此可见高桥是何等的神通广大。

田崎作为化学技师从研究所经过总公司技术部调到面临濑户



内海的中国炼油所工作，连头带尾已4年了，这期间他一直从事干式排烟脱硫技术的开发、设计、装置的建设、运转工作。自三重县四日市公害判决以后，针对一氧化硫造成的大气污染等的环保法规更加严厉，为此，脱硫、脱硝技术的开发成了当务之急。大和矿油凭借确立干式排脱工艺已拔得防止公害技术的头筹。

湿式排烟脱硫装置已广泛地被电力公司、石油联合企业等部门采用，但是，干式方面，可实际利用的，找遍全世界也不见其踪影。因此，大和矿油自行开发建设的这种排脱装置是独此一家！也就是说尚在开发途中，通过与国际石油资本、所谓的主要公司（英美苏七大主要石油公司——译者注）以及世界性工程技术公司相抗衡，大和矿油终于率先在全球建成首家干式排烟脱硫装置的实用工场。而且，经过竣工后连续5个月的运转，证明了它具有极其高的性能。

脱硫能力强，平均每小时燃烧废气量为40万立方米；脱硫率高，保证值达95%。它打破了迄今为止的湿式法的窠臼，具有划时代意义；加之建设费低廉，使全世界产业界不得不瞠目结舌。除此之外，在与硝酸盐，即所谓的 $\text{NO}_x$ 的对策的关系上，对于明确地确立干式法的有利地位，可以说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脱硝技术在大和矿油也还处于开发阶段，不过，在脱硝装置的后处理等问题上干式法的有利性已更加明确，因此在脱硫、脱硝的组合、建设成本等方面，使用干式法也有着湿式法不可比拟的优越性。

昭和五十年7月某日是个吉日，这天，大和矿油举行了盛大的竣工仪式，向国内外炫耀了自己的成果，全世界同业为之叫绝。然而，田崎在修工、祓禊等仪式前后，作为说明要员已不知

多少次地乘坐着参观工厂用的微型车，有时因对象不同，还要坐在轿车的助手席上反复地说明工艺的要领。

不论说过多少废话，遇到过多少相同的提问，“世界首次”这个字眼总是颇为令人愉悦地跳动在耳边。人们常说“技术人员非常幸运”，难道指的就是这种事吗？

田崎重新端起安全帽，再一次把视线投向反应塔。有一种冲动促使他想爬上去，抚摸它。建设计划拟定以后，从化工、机械电力等部门抽调来的 10 多名技术人员组成了工程队，自那以来，时间已过去两年半，但是，自研究所的试验工厂时代便一直接触此项目的只有田崎一人。从脱硫能力为 1000 立方米的试验工场一举提高到比原来大 400 倍的实用工厂的规模，的确令人感到些许惊惧。然而，田崎极力主张：“不存在哪怕 1% 的风险！”他对此毫无惧色。田崎把自己的技术生命赌在了干式排脱工艺上；他的言词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是，他废寝忘食，埋头于开发中。结果真的如愿以偿。

那干式排脱装置犹如战舰一般威风堂堂，它高高地耸立在鳞次栉比的常压蒸馏装置等石油精制设备塔及成套设备中，有一种睥睨他类，压倒一切的威仪。

田崎探视毕控制室后回到事务室，在更衣室换下作业服，然后返回技术部自己的办公席上。技术部部长松山不在自己的位子上，可能去参加派对了。

由于是星期六的下午，不见其他同事的影儿，房间内静极了。

田崎感到非常充实，他开始做回家的准备。这时传来了有些犹豫的敲门声。

“请进！”

“打搅了。”

事务部一位女生走了进来，原来是广濑政子。她虽然不是头等美人，但是，在这间炼油所，确实是引人注目的角儿。

“田崎先生，今天好忙啊！您很累吧？来，请用这个！”

政子有些害羞似地眨着眼睛说道。她拔出橙汁的瓶栓，向托盘上的杯内倒入橙汁。

“多谢。”

田崎立即取过杯子喝了一口。

“好喝！真痛快！您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我在所长室看见田崎先生向这里走来了。”

“是吗？所长、知事他们去参加派对了吗？”

“是。田崎先生不是马上也要去参加派对吗？”

“像我这种小人物哪配上那儿呀？”

“啊？”

政子睁圆了眼睛似乎不能置信。

“派对嘛，就是那么回事儿呀！了不起的人物才去那种地方。相比之下，广濑小姐，你不是常被叫去做接待要员吗？”

田崎本来想加个“公关小姐”字眼的，却又把它与橙汁一起咽下了肚。

“定下来一有空我就过去的，可是现在脱不开身，看来只能去帮人收拾残局了。”

田崎觉得这位姑娘值得一谈！于是，他更加放慢了喝橙汁的速度，但是，他的伎俩立刻就被识破了。

“我等会儿再来收拾，您请慢用。”

政子风一般地离开房间，带得裙裾飞舞起来。

她留下了微风习习吹过的清凉感。

天蓝色的无袖连衣裙制服与白色的罩衫互相映衬，异常清爽。

真是健康纯洁的好姑娘！在本炼油所当数第一吧？……田崎与广濑政子虽然是第一次交谈，但是她那礼貌得体、不夹杂濑户内地方言的话语；她那为人倒橙汁时的专注神情都深深地打动了她。

## 二

秋元几乎与广濑政子一个前脚进一个后脚出似地出现了。他是干式排烟脱硫装置的操作要员，是田崎的部下之一。刚才在巡视控制室时田崎已向他打过招呼，但是当时对方正在向作业日志中填写什么，好像没有注意到。

“怎么啦？有事吗？”

田崎猛地跳起急促地问道。

“请您放心吧，一切顺利。”

秋元露出得意的神情，说完便坐到与田崎相邻的位子上。他窥视着田崎的表情问道：

“刚才事务部的广濑小姐好像来过，她没说什么吗？”

“没什么。说是告一段落后便去帮助照应派对。不过，她为我倒了橙汁哟！”

“哇啊！橙汁呀，她想得真周到呀？”

“你说什么呀？！”

田崎不解地看了看惊讶不已的秋元。

“不，没什么。这是我的事。”

秋元勉强地笑了笑，立即正经了起来，他压低了声音说道：

“田崎先生，我有很重要的话想跟您谈，可以占用您一点时间吗？”

“行呀，不过，是我听了就明白的事儿吗？”

“当然，这事只有跟田崎先生您商量了。”

“什么事闹得这样紧张？如果那样重要，我们去接待室或什么地方谈吧。这个地方，说不准谁会闯进来。工作上没问题吧？”

“没有。马上该换班了，我已跟工友打过招呼。”

田崎和秋元进入第三接待室。秋元把牌子翻成了“正在使用”。他虽然才是20岁出头的毛小子，心眼却是够用的；工作也很出色。在田崎来看他是无可挑剔的好部下。

“那么，换了地方该让我听听那件大事了吧？”

田崎交叉着双臂不无揶揄地说道。

田崎寻思：世上有许许多多怪事，难道他要谈起与政子结婚之类的事吗？政子年龄偏大，并且配秋元也太可惜了，不过如果真是那样，也只好祝福他们了……。难道政子家就没人出来反对此事吗？

“田崎先生，石油界的龙头老大大和矿油中居然没有工会，您不觉得蹊跷吗？”

秋元开门见山地说道。他的脸上依然掩饰不住紧张，表情有些僵硬。

田崎愕然，恍惚中，不禁注视着秋元的嘴角很长时间。

“我以为你会说什么呢？没料到是工会的事呀。让我说，的确，我们公司没有工会呀！”

“真窘人！别那么漠不关心好不好？”

田崎无关痛痒似的回答似乎使秋元释去了僵硬感。

“对不起，我对此事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兴趣来，我们是话不

投缘啦。”

田崎直想打呵欠，慌忙用手去捂嘴。

“田崎先生，这是正儿八经的重要事情！您别不当真！”

秋元收尖的嘴唇，责怪田崎。

田崎为了保住老资格职员の威严，装模作样地说道：

“这样说来，以前石油工会是撒过传单吧？难道你被他们洗过脑吗？”

大约 10 天前的清晨，中立工会的行业组织——石油工会的 3 名看似组织者的男人站在炼油所的正门口向正在出勤的大和矿油的工人们散发着传单，这幕光景又浮现在田崎的眼前。那些男子们死皮白赖地想把传单交到工人们的手上，可是几乎没人搭理他们，其中甚至还有人明显带有敌意地嗔视对方以示拒绝。

“完全被驯养到这种程度！”、“这些家伙被人类尊重主义等貌似公允的骗局给欺骗了！他们根本没有了骨气！”、“简直是无可救药！被公司蹂躏到如此地步，居然不自知！”

分发传单的男子们好像受了委屈，他们大声地指桑骂槐，罗嗦个不停；有人自暴自弃了，把大量的传单从正门向院内扔了进去。

门卫们立即跑过来，一边嘟嘟囔囔地发牢骚，一边收拾散在地上的传单。

田崎捡了一张。

“致大和矿油中国炼油所诸君。迅速组织起工会吧！树立起健全的劳资关系吧！要冷静地看清大和主义的欺瞒！他们是榨取工人血汗、中饱私囊的大和一族！”

对素称较为稳健的石油工会来说，这无疑是一份富于刺激性的檄文，它旨在呼吁大牌石油生产商大和矿油组建工会。

“的确，我们是与石油工会方面谈过。不过，很早以前我们就觉得大和矿油没有工会是不正常的，我们讨厌这个缺陷！”

“可是，工会问题在我们公司是个忌讳事，这一点你不是不知道。更加复杂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是，它与事情的是非无关，是约定俗成的，能有什么办法呢？！”

田崎的口吻有些无可奈何。

“败北主义！”

秋元愤然而起。不过，他又立即冷静下来重新坐好。

“说件身边的事吧。田崎先生，您知道西野君为何辞职吗？”

“听说是回东京继承祖上传下来的洗衣业了，难道不是吗？”

“那只是表面上的理由的！西野君与我一样，不也是田崎先生的部下吗？他工作上无话可说，但是就是不通世事呀。因为他对工会问题有所关心，所以不能见容于公司。虽然貌似主动去职，其实是被公司变着法儿赶出去的。”

“是真的吗？”

田崎微微蹙起了眉。

“什么真的假的！这种事是公认的事实，不了解真情的，只有您田崎先生了。如果您认为我撒谎，就请去问问部长、科长，或者其他什么人好了。洗衣店是他弟弟继承了去，而西野是被调到了千叶的某家小化工公司。”

“我全然不知呀！”

田崎叹了一口气，端正得如贵公子般的脸庞上终于涌出了红潮。

“我想田崎先生肯定会理解的。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请您有机会好好听听我们的想法。”秋元似乎紧追不舍了，说完便走出接待室。

### 三

田崎健次是7年前进的大和矿油，之前他是T大工学部应用化学专业的高材生。他是开业医的次子，在考大学上没比常人少下功夫，除此之外好像并未吃过像样的苦头。对不关心政治的田崎而言，工会问题是一种事不关己的存在。他从未怀疑过公司标榜大家族主义并以家族中无须工会为由拒不组建工会的做法。他也曾想过“多么不同寻常的公司”，但仅此而已，他从未让那种想法有所突破。说得冠冕堂皇些，他是一心埋头于工作，没有功夫在考虑那些闲事吧？

然而，被秋元告知西野的情况后，他确实实地感到工会问题多多少少与自己有了关系。

西野与秋元同出于东京工业商校的校门，在中国炼油所，作为操作员，他们都师从田崎。可是现在西野离开了公司，去职的理由据秋元说是与工会问题有关。对此田崎不打算囫囵吞枣般地偏听则信，但他觉得有必要弄清事情的真相。以继承家业为由，的确无法加以挽留，但是如果当时了解真相，无论如何可以救他一救！田崎后悔不迭。比起秋元，田崎更加看重西野。

当然，田崎认为本来可以挽救西野，想法未必太过天真了。换句话说，那是“瞎子不怕蛇咬”！事实上，在大和矿油，工会问题只能是禁忌！田崎压根儿就未认识到；休要说把它挂在嘴边了，就是想一想也不成！

从业人员约1万人，年营业额1兆5000亿日元的石油界最大企业中居然没有工会！现在依旧是不可思议的事，但是多少与大和矿油有些联系的人都看到了——至少在年届77岁仍精神矍



铄的大和总公司总裁健在期间，工会问题是禁忌，决不可以考虑！

大和矿油的工会问题对石油工会来说是近数年来的悬案事项，每年图谋解决这个问题都作为运动方针的主要议题而被提出来。石油工会对大和矿油的各炼油所、分公司等开展了耐心的工作，敦促它们组建工会，但是在响应这种运动的力量在内部尚未酝酿成熟之前，公司方面便全力扼杀了它的“嫩芽”儿。而且，多年以来面对如此外部压力，公司方面已形成拒绝反应的体制，确实是蟠踞自若了。诚然，在一部分职员中，工会问题已成了心病，不能否认他们内心的躁动不安，但是，过去因涉嫌工会问题，被大和矿油扫地出门者已不在少数，因此，公司上下笼罩着强烈的不敢触动此念氛围。

那夜，妻子信子求欢，田崎正好憋了一肚子火没处发，所以他拿出平时没有过的劲头积极响应。信子是那种贪恋男色的女人，几乎夜夜要做。田崎对这种妻子有时爱得不得了，心想：一定要满足她！但是与信子抱成一团时，田崎的脑海中常常会掠过新婚旅行之夜的情景，这又使他产生一种不可名状的郁闷感，有时身心为之萎靡。

外出新婚旅行住进酒店时，田崎感到愕然。从初夜起信子的欢愉之态就极其疯狂。第二天夜里，田崎对妻子有些畏缩了，可信子却毫不羞怯地大声呼叫着他的名字便扑过来。田崎只好做出被煽出欲火的样子，边摸索着她丰硕的乳房，边拚命地冲击，这时从他身下传来喃喃的、倦怠的声音：

“男人呀，到了最后，动作都会快起来呐。”